

南方民族史论文选集

(二)



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

南方民族史论文选集

(二)

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

一九八四年六月

J. 藏子 6909

目 录

古三苗疆域考·····	钱 穆(1)
苗族名称的递变·····	凌纯声(21)
苗族的地理分布·····	凌纯声(36)
苗族中祖先来历的传说·····	吴泽霖(47)
苗瑶之起源神话·····	马长寿(60)
苗人来源及其迁徙区域·····	江应梁(92)
湖南苗史述略·····	盛襄子(132)
广东瑶人之过去与现状·····	江应梁(167)
畲民的地理分布·····	何联奎(211)
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·····	凌纯声(223)
附录:	
中国民族志(节录)·····	胡耐安(259)
后记·····	(290)

古三苗疆域考

钱 穆

古籍言三苗疆域者，莫备于《魏策》吴起对魏武侯之言。曰：昔者三苗之居，左有彭蠡之波，右有洞庭之水。汶山在其南，而衡山在其北。恃此险也，为政不善，而禹放逐之。夏桀之国，左天门之阴，而右天溪之阳。庐𡵚在其北，伊洛出其南。有此险也，然为政不善，而汤伐之。殷纣之国，左孟门，右漳釜。前带河，后被山。有此险也，然为政不善，而武王伐之。

此言三苗左彭蠡右洞庭，盖非后世江域之彭蠡洞庭也。何以言之？江域洞庭在西，彭蠡在东。此言左彭蠡右洞庭，以左孟门右漳釜例之，则左是西，右是东，与江域彭蠡洞庭左右适得其反。故《水经·沔水注》引《吴记》，谓以太湖之洞庭对彭蠡，则左右可知。而酈氏非之曰：“既据三苗，宜以湘江为正。”然于左右方位终无说。《史记·吴起传》直易其文为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。此史公自据江域彭蠡洞庭方位言之。然吴起又何以谓汶山在其南，衡山在其北乎？史公并无以解，而删去不录。《韩诗外传》则改为衡山在南，岐山在北，然岐山又何山乎？②自今论之，吴起所言三苗故居本不在江域。汉后人强以江域地理为附会，宜其支吾难通也。

汶山者，《禹贡》：

华阳、黑水惟梁州。岷嶓既艺，沱、潜既道。

又：

导嶓冢，至于荆山。内方，至于大别。岷山之阳，至于衡山。过九江，至于敷浅原。

又：

岷山导江，东别为沱。

《史记》岷山皆作汶山。言其地望，则《汉书·地理志》蜀郡湔氐道，云：

《禹贡》岷山在西徼外，江水所出。

蒋廷锡《尚书地理今释》说之云：

岷山跨古雍、梁二州，自陕而巩昌府岷州卫以西，大山重谷，谿谿起伏，西南走蛮菁中，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。凡茂州之雪岭，灌县之青城，皆其支脉。而导江之处，则在今松潘卫北西番界之浪架岭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云，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，是也。

此说相承无异辞。然余观《禹贡》导山一节而不能无疑。吴澄谓③：

岷山南至衡山，至为荒远，相距数千里，不知山脉何以相承？若谓治山旁水，更不可通。又衡山在江南，九江在江北，敷浅原又在江南，其文参错，经意尤难究悉。

阙所不知，其识最卓。而余谓《禹贡》衡山实不在江南。《史记·秦始皇本记》，始皇二十八年，

西南渡淮水，之衡山、南郡，浮江至湘山祠。

是衡山在江北淮南也。《封禅书》记武帝：

巡南郡，至江陵而东，登礼潜之天柱山，号曰南岳。浮江自寻阳出枞，阳过彭蠡，礼其名山川。

北至琅邪。

是武帝祀天柱，即承始皇祀衡山，非二地也。后人谓汉武以衡山辽旷，移其神天柱，决不然。以秦皇、汉武时衡山尚在江北，知《禹贡》衡山亦不在江南。魏默深氏④辨秦、汉南岳衡山即指潜、霍，在江北淮南，而习熟旧闻，犹谓导山衡阳在江南，指五岭言，可谓游移无定见。而余考《禹贡》衡山，似犹不在潜、霍。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

南阳郡有雒衡山，澧水所出，东至郢⑤入汝。

《水经·汝水注》：

汝水又东得澧水口，水出南阳雒县，亦云导源雒衡山，即《山海经》云衡山也⑥。郭景纯以为南岳，非也。马融《广成颂》曰“面据衡阴”，指谓是山。在雒县界，故世谓之雒衡山。

又见《清水》《沔水》篇。《说文》亦谓。

澧水出南阳雒衡山。

是南阳雒县有衡山，其山东西横列，正值《禹贡》荆州之北，故曰：

荆及衡阳惟荆州。

盖谓荆州在荆山及衡山之阳也。《禹贡》衡阳之衡，正是马融《广成颂》衡阴之衡，并不指潜、霍，更无论祝融矣⑦

《禹贡》衡山之地望既得，乃可进而论汶山。

《齐语》：

桓公南征伐楚，济汝，逾方城，望汶山。⑧

韦注：

汶山，楚山也。

《水经·汝水注》：

汝水西出鲁阳县之大孟山蒙柏谷。

《淮南·地形训》：

汝出猛山。

焦循《孟子正义》谓：

“猛”与“蒙柏”长短读。蒙谷即孟山，而

“孟”与“孟”形近而讹，大孟山即猛山也。

余疑猛山、蒙谷，其先或由汶山声转而讹。又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：

桓公南伐至召陵，登熊耳山以望江汉⑨。

《齐世家》则谓：

南伐至召陵，望熊山。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

弘农、卢氏，熊耳山在东，伊水出。

王先谦⑩曰：

南阳有三熊耳，卢氏之外，宜阳、陕俱有之。

卢氏熊耳山在鲁阳县之西。

又曰⑪：

《水经·伊水篇》，伊水出南阳鲁阳县而蔓渠山。《注》云：《山海经》曰：蔓渠之山，伊水出焉。《地理志》曰：出熊耳山，即麓大同，陵峦互别耳。此谓蔓渠亦兼熊耳之名矣。《一统志》伊水出卢氏县东南百六十里之鸾山，一名闷顿岭，即蔓渠也。

余按蔓渠、闷顿与汶、岷声尤相近。盖蔓渠、闷顿乃熊耳之

俗称，而《史记》所谓桓公望熊山者，其实即《齐语》之汶山也。又《竹书纪年》⑫：

后桀伐岷山，

《楚辞·天问》作

桀伐蒙山。

此所谓蒙山者，未知即鲁阳蒙柏谷否。而要之汶山一名，所被必广。正如蜀西岷山，南阳熊耳之例。相其地望，大约在鲁阳境内，而汝水、伊水皆出其阴。《禹贡》所谓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者，正此自西北斜趋东南之一脉。入汉诸水出其阳，入汝诸水出其阴，而此则江汉、河、淮一分水岭也。上不在雍、梁，下不至湘、皖。当在今河南省境内，正周初周公、召公鲁、燕封地，所谓二南⑬者是。汶山既在鲁境，故鲁之东迁而有汶水，亦余地名随民族迁徙一旁例⑭也。

云“导嶓冢，至于荆山。内方，至于大别”者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：

六安国安丰县，《禹贡》大别山在西南。

俞正燮说之云⑮：

《禹贡》大别即《左传》大别。《左传》小别、大别在汉北。其质言江夏界者，晋以后始名之，非古也。寻杜预注云然则在江夏界，是其时江夏尚无大小别山名。杜镇襄阳，知之最亲也。《唐六典》水部十道山川云：大别在淮南寿州霍山县，明《中都志》大别在霍邱县，犹是古义。

沈尧则曰⑯：

大别山在光州西南，黄州西北，汉阳东北，霍邱西南。班志属之安丰，但据山之东北一面言也。

若论其西南，则直至汉水入江处。故商城西南麻城、黄陂之山，古人皆目为大别。洪氏亮吉有《大别山释》一篇甚详核^{①7}。

余谓山脉连绵，往往数百里间可被一名，此诚有之。惟后人所以必说大别近汉者，据《左传》吴既与楚夹汉，然后楚乃济汉而陈^{①8}，乃为推说云尔。然兵不交锋，无有吴师深入遽已临汉之理。且大别既败而陈柏举，柏举既败而及清发。按之《水经·潏水注》：

（潏水）又南过江聂安陆县西，……又南经石岩山北，即《春秋左传》定公四年吴败楚于柏举，从之及于清发。盖潏水兼清水之目矣。

则清发在安陆，远在汉东，而大别犹应在安陆之东也。洪亮吉云^{①9}：

《墨子非攻篇》云：“吴阖庐次注林，出于冥阮之径，战于柏举。”……今信阳市之……大隧、当辕、冥阮也。据此而推，则柏举当在今黄、随左右。

……又按《水经注》，举水出龟头山，今山在黄州府麻城县东，相近有黄蘗山。《图经》亦云举水出黄蘗山也。“蘗”“柏”声同，则柏举或即在此。^{②0}

……今麻城县东北至河南商城县七十里，商城县东至安徽霍邱县一百十五里。而龟头山又在麻城县东六十里，大别山又在霍邱县西南九十里。则自大别西至柏举，实不出三十余里……。柏举至清发又约百三四十里，皆自东北而渐至西南^{②1}。

则大别犹应在麻城之东也。今谓其在汉阳府东北即翼际山者固误^{②2}，即如魏默深说，谓其在襄阳之天门者^{②3}，亦犹未

是。沈氏所论，固多其例，而意存迴护，实不如洪俞之说为的。自村上推内方，洪、魏谓在汉北叶县之方城^②者得之。而下及皖之潜、霍诸山，亦以至于大别一语为括。是知当《禹贡》成书时，潜、霍尚无南岳衡山之号。故《禹贡》不举衡、霍，而言大别。则汶山之阳至于衡山者，更知其非江湖之衡岳，而汶山之非蜀西之汶阜者亦益显。盖《禹贡》导嶧冢以下一节，尽在豫、鄂、皖三省大江北岸，昔人强分三条为四列者，亦无当也。

由上所论，《禹贡》汶山正与《齐语》《管子》之汶山地望相符，而《魏策》吴起所言“汶山在其南”者，其所指亦属一地，盖可推见。黄丕烈校《齐语》《魏策》已见及此，其识良锐^③。古三苗疆域，当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，亦居可见也。

又云“衡山在其北”者，此与《禹贡》汶山之阳至于衡山又不同。盖“衡”者横列之名，凡长山连绵，皆得称之。今依鲁山卢氏诸山，向北推寻，疑《魏策》所谓衡山，乃指今山西南部河岸诸山，《禹贡》所谓“壶口雷首，至于太岳”者而言。

《括地志》云：

此山西起雷首，东至吴坂，长数百里，随地异名。

《通典》：

雷首在河东县，此山凡有八名。历山，首阳山，薄山，襄山，甘枣山，中条山，渠猪山，独头山也。

窃疑此山在古代，宜亦可有衡山之目。且“衡”之与“方”古以音近相通。《孟子》：“一人衡行于天下”，注“衡，横

也”。《齐语》：“以方行于天下”，《注》“方，横也”是衡行即方行，为“衡”“方”相通之证，则山脉之横行而称衡山者，宜亦得称方山。楚有外方、内方。《郡国志》曰：

叶县有长山曰方城，

此足证长山之称方矣。而余考河东安邑县东北亦有方山：

《水经·河水注》曰：

太史公《封禅书》称华山以西名山七，薄山其一焉。薄山即襄山也。徐广曰：蒲阪县有襄山。……

扬雄《河东赋》曰：河灵矍矍，掌华蹈襄。注云：襄山在潼关北十余里。以是推之，知襄山在蒲阪。

是河东诸山，起自蒲阪，即称薄山也。而《河水注》又云：

大阳之山，……亦通谓之薄山矣。

是河东诸山，西起蒲阪，东极大阳，统可以薄山总目也。而薄山方山，实亦一声之转。余考是山又称防山、房山，皆即方山②⑥之异称。而方山则以长山连绵得名。以此推之，古代于此山容有衡山之号，非尽无稽矣。

余又考《吴越春秋·吴太伯传》谓：

太伯、仲雍知古公欲以国及昌，古公病，二人

托名采药于衡山，遂之荆蛮。

此虽晚书，其说亦时有所采获。证之《左传》僖五年官之奇曰：

太伯、虞仲，太王之昭也，太伯不从，是以不

嗣。

不从者，谓太王之自邠迁岐，逾河而西，而二人未之从也。合之《穆天子传》所谓“太王亶父始作西土”，正为周人自太王始西迁极佳之明证②⑦。而河东之虞，即为太伯、虞仲之

国。疑古籍自有称太伯、虞仲采药衡山而之荆蛮者，衡山即指河东大阳之虞山虞阪而言。此山既自蒲阪以迄大阳，统得薄山之称，亦均可有衡山之号也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禹封泰山，禅会稽。正义引《括地志》：

会稽山一名衡山，在越州会稽县东南十二里。

余考周初地理，定会稽在河东大阳，正与虞山同地②。《括地志》所谓会稽一名衡山，又足为余衡山乃河东山之切证。惟云在越州者，则自是地名递播递远后之误说，所当分别而观也。又云荆蛮者，《吴越春秋》云：

禹巡天下，登茅山以朝群臣。乃大会计，更名

茅山为会稽山，亦曰苗山。

《水经·河水注》：

大阳有茅亭，故茅戎邑。

“茅”“蛮”一声之转，其先即称苗。吴起所谓“三苗之国，衡山在其北”者，自河东蒲阪以至安邑，在古本三苗之土，宜可称为蛮也。荆即《禹贡》“荆及衡阳惟荆州”之荆。古三苗疆域，南极荆山，而春秋时荆山三苗尚盛，故常连称荆蛮。遂以太伯、虞仲之居河东衡山者亦称之荆蛮也。古籍称太伯、虞仲采药衡山之荆蛮，其初意盖如此。积久而昧之。作《吴越春秋》者采及其文而已失其义，遂以说太伯至江南之事焉。而后世考寻衡山者，或以为南岳，或以为在越州，或则于今江苏求之。则余说虽创，较之以江苏为荆蛮，而又以衡山为南岳或吴越者，不犹胜乎？余考周初地理，以《越绝书》会稽山称茅山，证其在河东。此以《吴越春秋》言衡山，证太伯、虞仲初未远逃江南。而河东诸山古亦称衡山，于此亦得一助证。盖书出虽晚，而其取材往往有

可资考古之借径者，其例尚多，固不仅此而已也。

汶山、衡山之地望既定，请继而言彭蠡。《禹贡》：

岷冢导漾，东流为汉。又东为沧浪之水，过三澨，至于大别。南入于江。东汇泽为彭蠡。东为北江，入于海。

自汉以来，均谓彭蠡即鄱阳，在江南，无异说者。后宋朱子^{②9}始疑之，蔡沈《尚书集传》申其说，谓：

番阳……在江之南，去汉水入江处已七百余里。

所蓄之水，则合饶、信、徽、抚……数州之流，非自汉入而为汇者。又其入江之处，西则庐阜，东则湖口，皆石山屹立，水道狭甚。不应汉水入江后七百余里乃横截而南，入于番阳。又横截而北，流为北江。……

又以经文考之，……彭蠡既在大江之南，于经宜曰南江，不宜曰东江。……江既在南，宜曰北为北江，不应曰东为北江。以今地望参校，绝为反戾。

所辨极明白透尽。然朱子、蔡沈并不疑汉以后以彭蠡为鄱阳之非，而转疑《禹贡》本文之误。及于清儒，犹沿旧说，支离牵强，踵缪莫解。惟崔述、倪文蔚、魏源诸人，始献异议。然后知《禹贡》彭蠡之非鄱阳而实在江北。崔氏之言^{③0}曰：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豫章郡彭泽县下注云：

“《禹贡》彭蠡泽在西”，番阳在彭泽南，而云在西，则彭蠡自别一地，非番阳明矣。又云：“水入湖汉者八，入大江者一”，不以彭蠡称番阳而称为湖汉，则番阳自名湖汉，非即彭蠡，又明矣。

倪氏之说曰^{③1}：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，上巡南郡，至江陵而东，登礼潜之天柱山，浮江自寻阳出枞阳过彭蠡云云。太史公记本朝掌故，闻见必真。汉寻阳在江北，枞阳在今安庆东境。……使彭蠡为鄱湖，岂既出枞阳，复上湖五六百里而过彭蠡耶？……武帝过彭蠡，北至琅邪，并海上，是彭蠡在扬徐之交。

魏氏之说③②曰：

鄱阳在昔不名彭蠡，止谓之湖汉水。……其时彭蠡泽则在湖口下游，小孤山左右，为今彭泽县对岸。《山海经》赣水出叢都东山，东北注江，入彭泽西。庐江水出三天子都，入江彭泽西。此皆彭泽在九江下游北岸之明证。桑钦《禹贡山水泽地记》，彭蠡泽在豫章彭泽县北，此尤彭蠡在彭泽县北岸之明证。《山海经》赣水又北过彭泽县而北入于江，考今彭泽县对岸为宿松、望江二县，尚有泊湖、章湖、青草湖、武昌湖等水。又太湖县旧有大湖、小湖、五湖之名。皆魏、晋时所谓大雷池也。“彭”者盛大义，“蠡”者旋螺义，与“雷”音近。盖江水至此成大旋螺，语音转展呼“蠡”为“雷”遂以彭蠡为大雷。其池下抵今桐城之枞阳，为汉武南巡射蛟之处。

又曰③③：

南岸小孤山，北岸彭郎矶。彭郎即彭蠡之音讹。

总观三家之说，彭蠡之在江北，非鄱阳，断无疑者，而余以为彭蠡始名，则犹不在长江而在大河。

盖彭蠡本一通名，苟水流湍急，回旋如螺者，皆可以得彭蠡之称。犹山脉之横行连列者，皆可以得衡山之称。本不限于一地。而江域文化自河移殖，其山川土地之名亦往往由河域播迁而来。循此推求，河域宜可有彭蠡之目。而河水湍急，则莫逾孟津之隘。《水经·河水注》：

《淮南子》曰：龙门未辟，吕梁未凿，河出孟门之上，大溢逆流，无有丘陵高阜灭之，名曰洪水。大禹疏通，谓之孟门。……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，实为河之巨阨。……经始禹凿，河中漱广，夹岸崇深，倾岸返捍，巨石临危，若坠复倚。……其中水流交冲，素气云浮，往来遥观者，常若雾露沾人，窥深悸魄。其水尚崩浪万寻，悬流千丈，浑洪赑怒，鼓若山腾，浚波颓迭，迄于下口。

其水流之湍急如是，目之彭蠡，固为宜矣。且余之为说，非尽理揣，复有实证。《吕氏春秋·爱类篇》有云：

昔上古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河出孟门，大溢逆流，无有丘陵沃衍，平原高阜，尽皆灭之。名曰鸿水。禹于是疏河决江，为彭蠡之障，乾东土，所活者千八百国。

此彭蠡在河域，指龙门以下急流而言之确证也。后人仅知彭蠡在大江以南，于《禹贡》江北之彭蠡，尚不得其解，更何论于吕氏文所举河水之彭蠡哉？故黄东发《日钞》疑其于地理不合，而庐文绍说之则曰③④：“此为彭蠡之障，不必承上为文，且亦不必连下乾东土也。”然岂有既不承上，又不连下，横插此一语之文理。苟明余说，彭蠡即指龙门以下河流之湍急言之，则吕氏此文，皎然明白，无烦曲解。且言河域

彭蠡者，其证尚不仅于吕氏，又见之于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。其文曰：

禹决江疏河，凿龙门，辟伊阙，修彭蠡之防。

《北堂书钞》四引作

凿昆龙，开吕梁，修彭蠡。

是则彭蠡指龙门、吕梁以下河流而言，更无疑义。且今吕梁之名，又误移于江苏之彭城。反而求之，则古代河域彭蠡当在吕梁附近。正犹余考周初地理，以汉扶风、郿邑有函，推幽公刘居邠，当近河东之荀城^⑤。古史地名纷歧错出，乖误万端，而犹可以为通例以资推说有如此也。

且余谓彭蠡乃古者河自龙门以下水流湍急之称，其事犹可旁推以为证者。魏默深谓《禹贡》彭蠡在江北，即后世之大雷。“蠡”“雷”以声近而讹。今河东有雷首山。《水经·河水注》云：

山临大河，北去蒲阪三十里，《尚书》所谓壶

口，雷首者也。

是雷首起脉，正值黄河彭蠡之流。其与安徽大雷得名所由，南北一揆，又可知矣。雷首又名蒲山，其地称蒲坂、蒲津，与所谓壶口者，“蒲”之与“壶”盖亦自“雷”与“螺”声转讹而来。又河西有彭衙。《秦本纪》武公元年伐彭戏氏。正义曰：“戎号也”，盖同州彭衙故城是也。衙从吾声，古鱼吾同音，彭蠡之转为彭衙，是支鱼之相转也，“戏”与“蠡”同属支韵，则彭衙、彭戏皆彭蠡也。古者山名，水名，土地名，氏族名，往往相混相移，此又其一例矣。余考今洞庭湖入江，有彭城矶、白螺矶、蒲矶口、蒲矶山诸名，是“彭”者、“蒲”者、“螺”者皆与彭蠡有关。所以形容水

势之盛壮而湍急，则以大河两岸蒲阪、蒲津、壶口、雷首、彭衙、彭戏诸名，亦足以推证古者河流历此有彭蠡之称矣。

吴起言三苗疆域，谓“汶山在南，衡山在北，彭蠡左而洞庭右”。汶山、衡山、彭蠡三者，既得其所在，则洞庭一地，自可推寻而得。请先言江域洞庭。江域称洞庭者有二，一为湖南洞庭湖，一为江苏太湖。左思《吴都赋》：“集洞庭而淹留”是也。则其先洞庭亦通称，其后乃成湖南洞庭湖之专名耳。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：

湘水……………入洞庭下。

郭注：

洞庭地穴也，在长沙巴陵。今吴县南太湖中有包山，下有“洞庭”穴道，潜行水底，云无所不通，号为地脉。

《水经·沔水注》言太湖有苞山，

《春秋》谓之夫椒山，有洞室入地潜行，北通琅邪东武县，俗谓之洞庭。旁有青山，一名夏架山，山有洞穴，潜通洞庭。……是以郭景纯之《江赋》云：“爰有包山洞庭，巴陵地道，潜达旁通，幽岫窈窕”。

唐张说《洞庭诗》亦云：

地穴通东武，江流下西蜀。

盖洞字本训中空通达，“洞庭”乃地室洞穴之称，确然无疑。若以彭蠡之例推之，凡水之潜行暗达，地脉相通者，宜俱可有“洞庭”之名。而其先起则亦在大河之域。余以“洞庭”二字之声义，及《魏策》吴起言三苗疆域之四至求之，则河域洞庭盖即《禹贡》之茱波也。